

十一

穉里子

甘茂

甘羅

穰侯

白起

王翦

孟嘗子

十七

信陵君

淳于髡

慎到

騶奭

荀卿

孟嘗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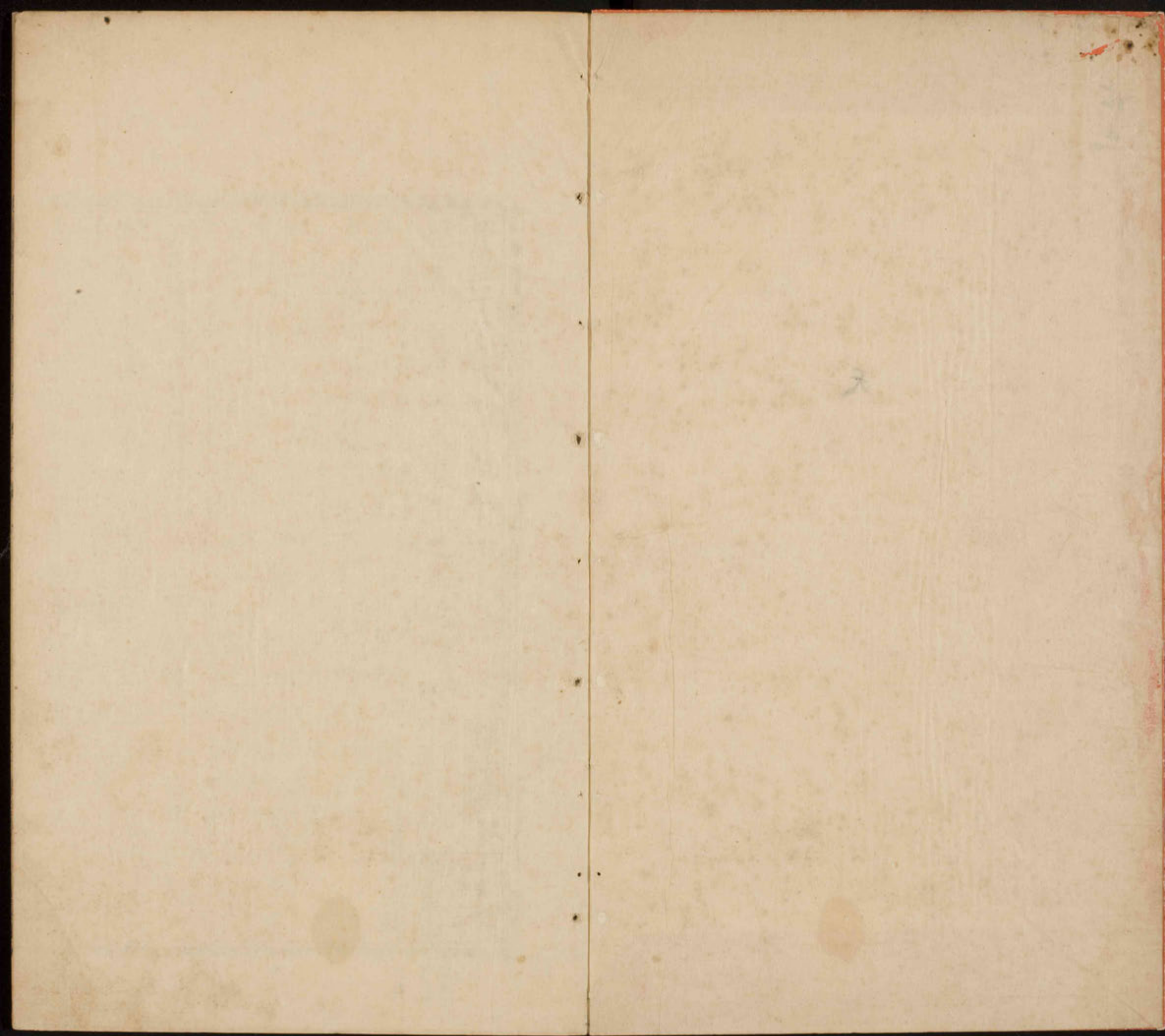
平原君

虞卿

史記

卷七十一之七

列傳十一之七



擄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擄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

索隱曰擄里子故高誘曰其里子

與惠王異母母韓

女也擄里子滑稽多智

索隱曰滑稽音滑稽音雞鄒誕解云滑稽亂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

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一云滑稽謂窮竭如

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正義曰滑稽為屈水流自出稽

言其智計宣吐如泉流出無盡故揚雄酒賦云

吳滑稽腹大如壺是也顏師古云滑稽轉利之稱也

亂也稽礙也其變無留也一說稽考也言其滑稽不可

較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擄里子右更

索隱曰右更秦爵第十四使將而伐曲沃

韓非子

韓非子

韓非子

韓非子

韓非子

韓非子

韓非子

韓非子

韓非子

韓非子

韓非子

韓非子

韓非子

韓非子

韓非子

韓非子

韓非子

韓非子

韓非子

韓非子

韓非子

韓非子

通作擄
作擄

淫古反

此傳三處記秦伐國並不同又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
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參考也
二十五年使擄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
擄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邑之號當是封之嚴道也秦惠王卒太
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擄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
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擄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
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
楚王曰索隱曰游姓騰名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夷狄之
戰國策以仇首為公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
苗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
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仇猶國道險
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險塗內之
赤草曼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
必隨不可不聽遂內之曼支因斷轂而馳至十九日而

仇猶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載
士也因隨之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
號曰誅楚其實饗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擄里子以車百
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
曰衛疾正義曰防衛擄里子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
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
擄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擄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
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憂事與此合○正義曰蒲
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即子路作宰也蒲守
恐請胡衍索隱曰人姓名也胡衍為蒲謂擄里子曰公之攻蒲
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賴利也夫
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正義曰蒲是衛國之郭衛今伐蒲入於魏

衛必折而從之

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魏亡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也

西河之外正義曰謂同華等州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

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

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擄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

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擄里子曰善胡衍

入蒲謂其守曰擄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

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

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

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正義

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索隱曰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曰後百歲是

擄里子甘茂傳

黃氏曰此云擄里子多智言曰智囊為秦惠王將多戰功為武王相使用其後為昭王伐蒲胡衍受蒲金說之而去室智有時和病歎然其言曰後百歲當有天子曰是也蓋此言符科之所能及或云或致致字致古則傳者

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擄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

南陰鄉擄里故俗謂之擄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

未央宮在其西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

城中武庫正直其墓索隱曰直如字秦人諺曰力則任

鄙智則擄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下蔡縣屬汝南也事正義曰今潁州縣即州萊國

下蔡史舉先生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者學百家之說因

張儀擄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

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

侯輝相壯反索隱曰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作暉壯音側狀反姓陳也

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擄里子為右

擄里子

集覽今荆南門外有石和屋
字隔入地中不可犯奔御之來
秦後而色皆中狀如龍吻也
若青石白比出大深天之益而
又隆而藉南一里有比獸跡
之數動長先息壤之而謂曰
息壤也一處秦武王迎甘茂于
息壤並表曰秦邑名

充實戰國秦中數字千有注
三日行兩日陸通秦信教廣
行于中兩信于甘同商林翻
教廣謂函谷及三嶺之險
負教廣險於甘後以行之
其也若注自若謂不覺也
投奔之押折後之概之持釋
者也

充實若注遂翁之人多上書改
誘樂羊不信嚴於遂以
示
又云成化國之人改三霸旅之
臣霸寄之旅若也

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
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
向壽輔行正義曰向受二音人姓名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
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
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啓云昔伯
繇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
是此也○正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
南陽積之矣索隱曰上黨南陽並積貯日父○正義
曰韓之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
矣日父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正義曰謂函谷
及三嶺五谷
千里攻之難索隱曰數音率度反昔曾參之勳費音魯人有與曾
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
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

擣里子甘茂傳

息壤之記
見柳文八
明曰曾參之
孝所全翻
一音七而友

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夫
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
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
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
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
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
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
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擣里子公
孫奭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術○正義音釋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
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
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

息壤在彼九火畧注在彼盟誓之言如何

而不拔擄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

茂曰息壤在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

王召茂欲罷兵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

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

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曰趙系家昭王名稷系本

云名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

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

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

當赧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正義曰

故城在洛陽縣東北二十里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

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

擄里子甘茂傳

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

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

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以救韓楚兵去秦使

向壽平宜陽而使擄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

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

和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

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譬禽獸得

批簡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

以封正義曰公仲自以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曰解口

今將與楚也○正義曰上紀買反公向壽也解口封小

令尹以杜陽秦之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素楚相合也秦

公叔何舉者韓襄王之太子

宋江兩家
說同

索隱言極用向壽則與成
失志之耳義言秦王不知者之
黨于楚者王之失也

楚合後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烏
反於秦正義曰公仲忠韓亡欲將願公孰慮之也向壽
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正義曰子
壽忠令蘇代謁韓公仲云秦韓交可合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
有謁於公正義曰公向壽也言向壽亦黨於人曰貴其
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
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
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索隱曰彼言公孫奭及甘
任情有所失○正義曰言秦王雖愛習公孫奭甘茂秦
事不親委者為黨韓魏也今國事獨與向壽主斷者不
布壽黨於楚以事秦王者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
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
擄里子甘茂傳

闕猶拒行
之難處之
處之

師說亡謂滅亡也質氏里是詞
無之此說非也

而公必亡之
貴其點否也

道也公何以異之正義曰蘇氏云向壽與公孫奭甘茂
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正義
善變改不可信若變改向壽必亡敗是自為責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
備楚正義曰令秦親韓而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
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正義
氏必先委二人故韓向壽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
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
曰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反宜陽之民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也
得反歸今公徒收之甚難正義曰蘇代言甘茂許公仲
甚難事也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
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正義曰潁川許州也楚

師說別之過猶救責之乘種
秦傳過魏以塞郟沉之
更及陸以為過責之然則通
字宜引為責之物過楚之
過猶過秦之過也

以秦威重為韓就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

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

解已買而交走秦也索隱曰韓楚怨不解秦楚爭疆而

公徐過楚徐廣曰過一作適○正義曰若二國皆事秦

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

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

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正義曰言公孫奭甘茂皆

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

韓正義曰年表云秦昭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

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徐廣曰

擄里子甘茂傳

引之新漸之音同今案秦春
使作便廉廣用口斯此之言實
子得此便也或以斯為斷則為
盡善於理為僻也

年擊魏皮氏未按去也擄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鄒氏云講甘

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

於秦懼而逃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

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

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

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

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

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其

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

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

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曰劉伯莊云此鬼谷

使前使

抄云市於有言秦克其民之
家語使重於有禮可成其致
保其後再歸秦之

陽城谷時為韓秦不得言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
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
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
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
而處之索隱曰處猶留也秦因復甘茂之家正義曰以市於齊復音福
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驢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
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
王問於范雎徐廣曰一作螺○索隱曰休緣反又音休
也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
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
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

携里子甘茂傳

螺作繁

別曰章子插外之言王使范雎
相越內行度越外詐思義包
藏禍心卒難破於越之性
曰言內伴章思義而實句
楊難之

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
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
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
滑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句章昧之難○索
義而卒包藏禍心構難於楚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徐
戰國策云內句章昧之難也而郡江東正義曰吳越之
曰一作瀨胡○正義曰劉伯邑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
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
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
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
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

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

侯呂不韋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

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

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

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

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

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

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

不肯行索隱曰即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

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正義曰女音汝焉乙連反甘羅曰

擄里子甘茂傳

要義曰張唐為卿故曰張卿

周禮記國七論都曰項囊七歲名孔子師章仲卿對策此亡異於蓬巷堂人不學而自知

夫項囊生七歲為孔子師索隱曰囊音託尊其道德故云項囊今臣生十

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

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

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知也甘羅曰

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索隱曰應侯范雎也張卿曰應

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

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

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

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

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

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

紀實謂大

作大刀筆

說字索隱

亦有文字

義又注項

字上恐脫

大字手

乙下也

自起傳下

十重

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
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
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
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
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
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
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索隱曰齎音側奚反一音
質並謂割五城與臣也
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
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曰戰國策
云得三十六縣
○正義曰上谷今朔
州也在幽州西北令秦有十一索隱曰謂以十
一城予秦也甘羅
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擄里子甘茂傳

師說曰以見字為脫以焚字
為誤之誤猶術之或說曰此
注在欽明見字活之誤字
者亦見字脫落為言之此說
非也

大史公曰擄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
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徐廣曰
恐或疑
此當云見重強齊誤脫一字
正義曰甘茂為強齊楚所重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
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
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

嚴君名疾

厥號智囊

既親且重

稱兵外攘

甘茂並相

初佐魏章

始推向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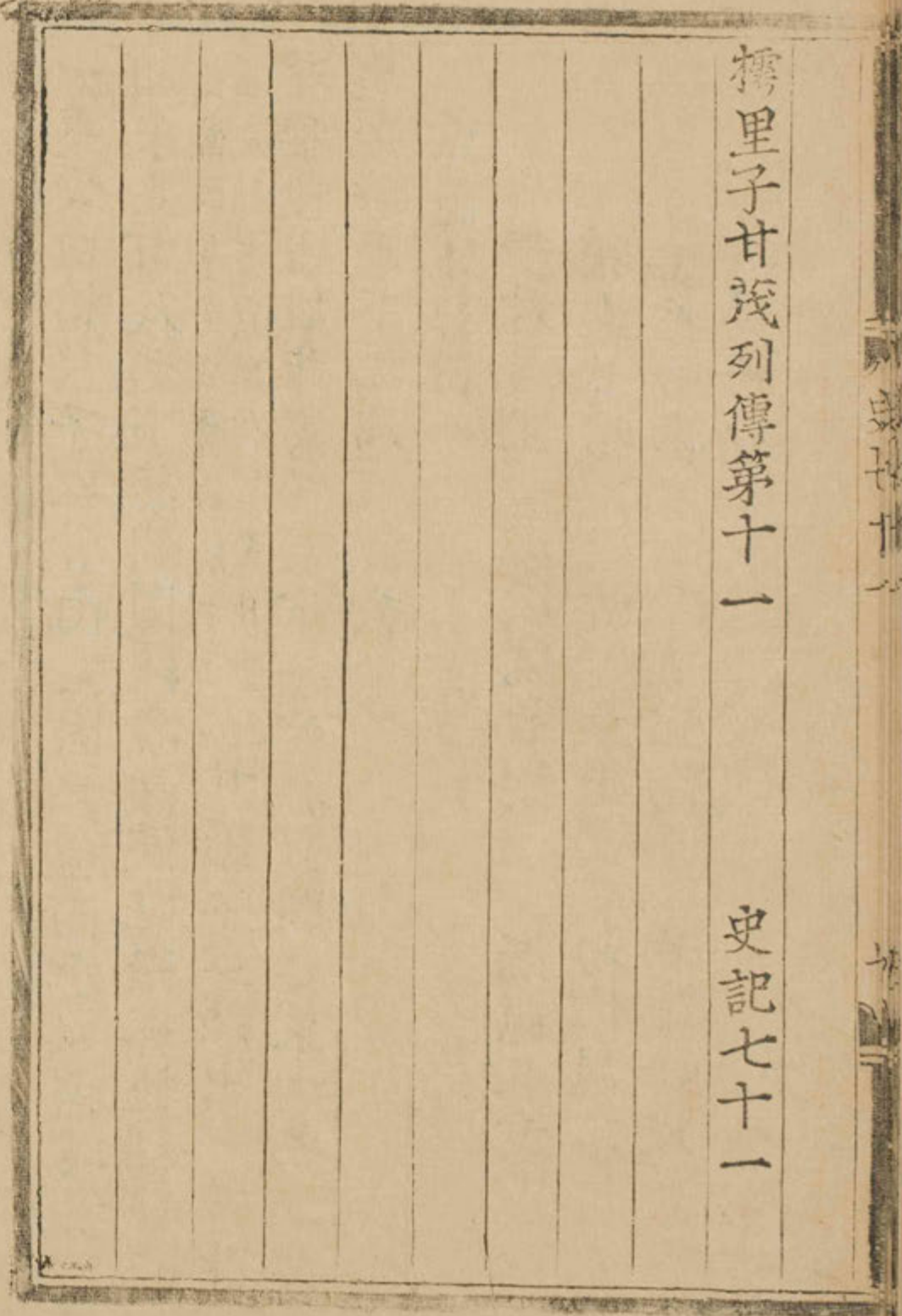
乃攻宜陽

甘羅妙歲

卒起張唐

穰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穰里子甘茂音米楚姓也米漢皇后紀爵列八品注正稱穰皇后妻晉稱夫人又有秦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稱
曰漢因秦制穰里皇后夫人爵視二千石此少上遂八子視千石凡中史子亡氏翻平義曰穰鄧州程縣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索隱曰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姓魏

名冉封之穰地理志穰縣在南陽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羊氏曰羊八子也其先楚人姓羊

氏正義曰羊亡爾反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

號為羊八子及昭王即位羊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

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索隱曰秦本紀云昭王二

年庶長雖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又按紀年云秦肉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卬是也

也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

弟曰羊戎為華陽君索隱曰華陽韓地後屬秦羊戎後又號新城君正義曰龐云華陽

亭名在洛州密縣又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即此城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

君索隱曰名顯涇陽君索隱曰名懼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

曰本四

幻雲謂武王后言武王祀而母之

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
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為亂
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索隱曰按季君即公子壯燔立而號曰季君穰侯力能立昭王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大后憂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亦事勢然云耳而逐武王
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
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擄里子死而使
涇陽君質於齊趙人穰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
秦索隱曰戰國策作机郝蓋是一人請以魏冉為秦相而記別也○正義曰音亦姓名
仇液將行其客宋公索隱曰戰國策作宋交謂液曰秦不聽公穰
緩必怨公公不若謂穰緩曰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

釋僧祐撰出三藏記集卷七
魚譯為曹陶誤為侯

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穰子
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穰緩而
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
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
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
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
封陶徐廣曰一作陰○索隱曰陶即定陶也徐廣曰作陰陶陰子本易感也王邵按定陶見有魏冉冢作
也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
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
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
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

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上莫卯反入北宅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正義曰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梁陽縣西南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光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曰三梁即南梁也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索隱曰衛之故國蓋楚丘也下文故地亦同謂楚丘也戰國策衛子皆作燕子良作子之恐非也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

穰侯列傳

言秦勝韓養子韓別八
孫本單入其地之先秦後出
兵伐韓也

王謂魏王也

自晉梁惠至不無必見欺魏
長吏之詞也此臣之已下復實
之詞也
已下魏長吏之語之周書已下
復實之語之耳上說不同也
此手

中山可為戒也秦貪矣之國也而母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內並是魏地即故地也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將暴鳶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狀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講和也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拔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貨不然必見欺索隱曰謂與秦欲講少割地也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須賈說穰侯言魏人謂即聞魏見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欺於秦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

此言不可曉

卯當作

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成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眾守梁七仞之城兩雅曰四尺謂之尋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魏之城邑秦罷則亡而還於魏也○正義曰陶則前功曰定陶近大梁穰侯攻梁兵疲定陶必為魏代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索隱曰賈引魏人秦是言魏氏方疑可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

穰侯列傳

利和

魏將暴書

紀實謂上之徐廣注云魏將令魏將何之蓋書為魏將今故魏故曰魏將通卷蘇王四十年秦相國穰侯伐魏韓暴書為魏將穰侯大破之斬首四萬書走開封胡口暴姓也白報翻開外暴亦之後以為長書為以專翻名之

陽春作傷

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曰楚趙怒魏之與秦講皆爭事秦是東方從國於是解散也○正義曰從足松反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索隱曰穰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正義曰穰侯封陶故絳與安邑父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北道幾盡故宋索隱曰上音祈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索隱曰言莫行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正義曰表云魏圍梁之危事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書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

史記卷七十一

四

首十萬取魏之卷

丘權反

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

津益趙以兵伐齊

索隱曰既得觀津仍令趙伐齊襄王

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

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

索隱曰告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趙○正

義曰臣竊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以伐齊

弊邑之王曰正義曰謂齊王也秦王明

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

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

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

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

正義曰今晉楚

伐齊晉楚之國亦弊敗

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

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靡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

穰侯列傳

穰侯

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

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

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

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

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

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

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

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

卿竈欲伐齊取剛壽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正義曰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張鄆州

也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二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

穰侯上黨天下之中也

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况於羈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

穰侯智識

應變無方

內倚太后

外輔昭王

四登相位

再列封疆

謂益封陶也

穰侯列傳

史記謂四登相位一穰侯范雎而冊相秦二燭光而復相冊三冊相秦六歲而光四元二歲復相秦也

推齊撓楚
憂憤而亡

破魏圍梁

一夫開說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二

黃氏曰抄云穰侯者秦昭王舅也立昭王諸王兄弟之不善者滅之威震秦國握將相之權三十年歲伐三晉以廣地天下皆西鄉稽首其後越三晉以攻齊元王

穰侯其志遠以遠交近攻之策說昭王奪之位而穰侯作矣周學紀關上秦廢本右逐穰侯宋夫去曰穰侯書只言秦奪本右權蓋實不實廢

穰侯下位
開下閔
閔說見梁
王世家及傳
年傳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正義曰郿音眉岐州縣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

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索隱曰在河南也○正義

曰今洛州伊闕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

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正義曰今洛州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斬首

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正義曰言

太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徐廣曰音干鞏案郭璞

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無復水也○索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東至乾河皆韓故地故云

取韓安邑明年白起為太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

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

攻趙拔光狼城索隱曰地理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

正義曰乾河源出鞏縣
東南流注河是水冬
乾夏流故曰乾河

錯蓋司馬錯也

劉勰詩學漢長迷楚
望美復童有春灰

明者曰聖武安縣屬魏郡
數國之君分封其臣和平原武
字之類亦莫食其縣之入之陳
守節曰言能撫糧士卒戰必
克得百性字其故曰武安

有不在
明者曰人曾會生而畏死
二萬人與戰身得盡死諸
河以訂況之心

二十五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正義曰夷陵今正義
曰鄢鄧二其明年攻楚拔鄢燒夷陵正義曰夷陵今正義
邑在襄州其明年攻楚拔鄢燒夷陵正義曰夷陵今正義
東至竟陵正義曰故城在鄢州長壽縣南亦是其地也楚王亡去鄢
東走徙陳秦以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
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
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
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陘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有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
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南陽河內脩武是也正義曰案南陽屬
韓秦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絕矣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理志野王縣屬
河內在太行東南孟東曰古邢國也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

既韓因多而不得傷其長計
五之既韓必欲之不得為
王氏
平陽君豹
西千里通卷五趙王以告
平陽君豹

謀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是也○索
是上黨歸韓隱曰鄭國即韓之都在河南秦伐野王
之道絕也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
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
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
君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君未詳何人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
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
封馮亭為華陽君正義曰常山一名華陽解在趙世家四十六年秦攻韓
緱氏蘭徐廣曰屬潁川○正義曰按檢諸地記潁川無蘭括地
志云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緱氏東南六十里地
理志云輪氏屬潁川郡按既攻緱氏蘭二邑合相近恐
隨音而轉作蘭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卮音攻
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茲氏○索
隱曰地理志茲氏今

許慎注淮南子云行度以候視之

集覽因馬服山為考之山在邢郭西北十里唐書其故馬兵之首也考馬服為言能馬之

本點非必詳見胡三省通鑑詳說一正義只以馬不為事為輕兵

在上黨郡也。正義曰：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以按據上黨民，謂屯兵長平以據。四月，齧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西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期挑田鳥反。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

白起王翦傳

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齧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秦竒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

秦故發其兵

易與

胡曰：此變易之說，人欲以易為非，則非之。詳見胡三省通鑑詳說一

用曰言括欲分其卒為四隊更攻秦軍自一隊至四隊至五則復之而不能出

本字字上有与字通卷亦無此与字与年

正義言情不樂為秦民

明曰此曰程廉願至大破趙括前後斷首屠之數月兵非大破四十萬人皆未死而死

取

通鑑曰秦王笑謂秦之務王自王其國月今破趙國則將王天下也

何說已前而已之言雖無效為之下而誠不得而已或說已止之言雖無效為之下固不得止之言必為之下也

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秦分軍為二王毘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司馬梗定太原正義曰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

白起王翦傳

餘城南定鄢郢漢中

正義曰鄢在襄州夷道縣南九里郢在荊州江陵縣東六里漢中今

之地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

趙亡秦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

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立

徐廣曰平臯有邢立○正義曰邢立今懷州武陵縣東

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

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

故不如因而割之

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

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

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

州原武縣西北七里也

能出之

折返白起

明者曰校教翻校部隊之五軍
之法曰校教曰校教曰校教曰校
共為列有頭列為火十人有長
五丈子五丈為隊也今有頭三隊
為官百人立長二官為四二官
立使二官為部四官立司馬三部
為校八百人立尉三校為將將
千六百立將軍三將軍三千
二百人有將軍副將軍

胡曰自秦而攻邯鄲有大河及王
屋太行諸山之阻橫度曰絕

胡曰秦王自命之行而不肯行

加得曰嘗有商而以前有商
香林士伍類而古曰謂其將
合為士伍言使從士平之伍也

自載通卷作自載

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
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正義曰入四
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
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
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
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
山而爭入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
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
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
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
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

白起王翦傳

武安君正義曰姜其兩反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

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正義曰故城在涇州鶉觚縣

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

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索隱曰按故咸陽城

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曰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在雍州西

北三十里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

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

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

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

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

卷五十七

攻邯鄲

杜佑曰起仇趙卒于長平
有頭顱案臺於壘中四
山為壘云云

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阬其四
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况於四十萬被
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散積成立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
為雖能我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欲以要一
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
購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
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
以然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和患諸
侯之採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恬而不諱則毋所
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
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
以秦之彊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功小
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成不豫其論者則
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
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為害禍大於
戰殺也○索隱曰捲音拳袒音濁葛反字亦作縱採音救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云頻陽縣屬左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也

白起王翦傳

○正義曰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十一年

翦將攻趙閼與正義音預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

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為賊

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翦而

還正義曰秦使翦子王賁擊荆也○索隱曰賁音奔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

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

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

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

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

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

始皇之義
莊襄王碑
楚義

能執之
猶自奮之
義之書板

漢書李廣傳注續史之卷

勇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余也正義曰在預蒙恬攻寢徐廣曰今固始縣屬淮陽寢立地名東北五十四里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索隱曰在汝南即應鄉○正義曰言引兵而會汝州郊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是太子建君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入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名自分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

白起王翦傳

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正義曰罷音背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苗○索隱曰謂使者五度請也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音鹿而不信人徐廣曰專亦作粗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作粗我不

義是跳躍不極之出也若
跳躍之然壯跳躍走板之出
年否以定勝負之

知實謂前蘇蕭三字通

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
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
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
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
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一作
拔翦案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
肅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幾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
以手投之拔距猶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
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
大破荆軍至鄢南正義曰徐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
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
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

白起王翦傳

謂曰投石以
石投人之身
高兩餘石
以投人足之
起舉躍
之身跳舉
躍三百
是之

趙已亡矣而今新造故新造

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
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
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
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或曰王離秦
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
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
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
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
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
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

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物身徐廣曰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

起翦之

白起王翦

俱善用兵

遽為秦將

拔齊破荆

趙任馬服

長平遂坑

楚陷李信

霸上卒行

賁離繼出

三代無名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三

黃氏曰亦自起以穰侯厚為又奇以教討之穰侯既厚厚而之起不被為秦用而賜之死自秦而言雖穰侯之罪亦不自起而死何以盡其罪哉之云王翦為惟建德而偷合取容嗚呼是行豈危根之不仁耶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四

索隱曰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

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翼反鄒魯地名又云鄒邾

受業子思之門人

索隱曰王勣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

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

知索隱此傳文法与伯夷傳可並案焉

鄒在齊

五義曰三囑是術東

禮記見各注陽生為鬼隕死為消

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
 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
 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
 也蓋並朝之門人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
 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于威王因
 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
 騶衍賄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
 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
 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
 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
 衰並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因載其襍祥度制推而
 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

五義曰五德水火金木土

即說河圖云昆侖山東北方五千
 里曰神洲名赤縣兩神赤
 縣之內畫地分疆以九為國
 鑄九鼎鎮九茹即知赤縣是
 九州之極名也或云赤縣即震
 且之別名也

五義曰言一列縣有裨環統
 之九天下有九茹有大瀛海
 環統其外乃至天地之際矣

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
 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
 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
 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
 一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桓寬王充並以術之所言迂怪虛妄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
 州所謂匹夫而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
 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
 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
 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人民禽獸莫能相通
 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
 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

鄭氏禮三制送菜色者食菜之也

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曰濫即濫也

此文意以濫為初也謂術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

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為後代之本故云濫耳

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劬謂術之術

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

術也化者是易常聞而從異術也

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

原君側行撤席索隱曰按字林云撤音疋結反韋昭音

敷蔑反張揖三蒼訓詁云撤拂也謂側

行而衣撤席為敬不敢

正坐當賓主之禮也

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

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却行悲

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為敬也

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

築碣石宮正義曰碣石宮在幽州薊

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

身親往師之作主

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

鄒子書有主運篇

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

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索隱曰仲尼孟子

法先王之道行仁

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鄰術執詭怪焚

辭本下飯

燕溝曰牛鼎乃重其美牛

伊尹鼎之案陳誤矣

是江原之初始故

索隱曰濫即濫也

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

索隱曰懼音劬謂術之術

欲從其

術也

從異術也

謂側

謂側

謂側

謂側

謂側

謂側

謂側

謂側

謂側

謂側

謂側

謂側

謂側

謂側

謂側

謂側

謂側

漢書

徒索隱曰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
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駢
音步堅反又步經反○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
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
中接田二人道家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
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
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
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
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
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
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
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

孟子荀卿

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
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
人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曰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後
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
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
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
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

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駟奕者齊諸駟子亦頗采駟術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
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

五義曰論音化亂編疾言

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隱曰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齊為祭酒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

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徐廣曰一過髡劉向別錄曰

頌曰談天衍雕龍爽炙轂作亂謂過髡劉向別錄曰

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駟爽脩術之

如炙輶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炙膏過

之有潤澤也○索隱曰劉氏云轂衍字也今按文稱炙

近蓋即指器也轂即車載過為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

王時索隱曰襄王名法章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

孟子荀卿

孟子荀卿

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祭先飲

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為劉氏祭酒

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

夫康莊之位而皆為其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

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正義曰蘭陵縣屬東海郡春申君

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

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

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

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

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

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

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

黃曰論音化亂編疾言
無聲之辨九流中諸名家以
正名為說者其異有四曰白馬
非馬謂白所以名色馬非以名色
故謂色非馬也其三日鶴也
謂鶴足數足二而一故三也
四曰望白石謂日見石之白而不
見其望手知石之望而不見其
白是望手白為二物其無稽
如此

荀卿及才子傳云重衡人心
邪者曰楚人吃又曰楚人未知
死是

荀卿及才子傳云重衡人心
邪者曰楚人吃又曰楚人未知
死是

此是政解之善為可白即執守
白馬之義朕於刑於不
惟政以喻人義
注處子要義作廟子

所以知非別人也。正義曰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
顏師古云即為堅白之辯按平原君傳鄒衍同時居地
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也劇子之言徐廣曰按應劭氏姓
百四十里有龍淵水也注直云處子也○索
隱曰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前魏有李悝盡地力
史不記其名故趙有劇孟及劇辛也
之教正義曰藝文志李悝三十二國強兵楚有尸子長盧劉向
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俊秦
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
俊規也商君被刑俊忠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
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索隱曰尸子名俊音
絃長盧未詳○正義曰阿之吁子焉徐廣曰阿者今之東
曰長盧九篇楚人阿之吁子焉阿○索隱曰吁音芋
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正義曰按東齊州也藝文
志云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師古云音
弭按是齊人阿又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
屈齊悲顏公誤也

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

墨子曰

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
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城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

孟子荀卿

或曰墨子時或在後漢
謂注引別錄為墨子事而
公孫龍之下亦引此文頗似
公孫龍等可惟耳耳

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
誦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
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般之
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
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
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
索隱曰公輸為雲梯之械者按梯構木瞰高也雲者言
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
器械同墨子解帶為城者謂墨子所術解身上革帶以
為城也以牒為城者牒小木札也械者樓櫓等公輸般
之攻城盡者劉氏云城謂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也
誦音屈謂般技已盡墨守有餘滑厘者墨子弟子之字
也厘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曰按別錄云墨
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
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

索隱述贊曰

六國之末

戰勝相雄

軻遊齊魏

其說不通

退而著述

稱吾道窮

蘭陵事楚
鄒衍談空
康莊雖列
莫見收功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四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自序傳物多金銀
孟之道不行而戰國之亂
孟是四君子之所以冠也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

索隱曰：戰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辨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子。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

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

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

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

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

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

索隱曰：紀年當梁惠後元也。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

田文者，孟嘗君相，田文之共姓名，適同耳。盼，郭君友。

見田嬰世家。

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曰東阿齊州縣也盟而去

索隱曰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魏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

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件互不同也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是歲梁惠

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

相王也正義曰紀年云梁惠王二十二年下平遷于薛改名徐州楚威王聞之怒田

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

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潛王

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曰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

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也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

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

相王看曰雖若王薛縣屬魯國夏美仲之國後于伊仲也居之

生之索隱曰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及長其母因兄弟舉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

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

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

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曰風俗通云俗說五

月五日生子男善父女善母也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

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

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父之文承間問其父

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

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索隱曰爾雅云玄孫之子為來來孫之子為昆昆孫之子為仍

仍孫之子為雲又有耳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

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

三王咸宜潘

短不下程

不知何人思乃謂不能知之玄孫之孫是之

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踏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索隱曰短亦音豎豎褐謂褐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曰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隅曰靖郭耳則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是也陳音鄒亦音緬陳者城隅也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索隱曰捨并其家產業而厚事實賓客也劉氏云舍音赦謂為之築舍立居業也以故傾天下之士

孟嘗君傳

孟義待相當待不

比早耳反

偶不下稿

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較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剗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曰偶音遇謂以土代以土偶比孟嘗君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

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
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
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
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
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
抵昭王幸姬求救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按幸姬曰妾願
得君狐白裘幸昭曰以狐之白毛為裘謂此時孟嘗君
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
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
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正義曰藏
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

孟嘗君傳

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
索隱曰更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夜半至函谷關正義
不言是孟嘗君封傳今之驛券也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鷄鳴而出客孟嘗君
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
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
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
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
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
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
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

拔之言拔難也

於索謂傳字傳字則讀出
於留侯贊留侯贊出於孟
嘗君傳中

正義不自得注曰言自謙無德
而遠去者君

謂曰留孟嘗君曰

遣孟嘗君

索隱曰得一作德是滑王遣孟嘗君自言已無德故也

孟嘗君至則以

為齊相任政

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

魏攻秦

徐廣曰年表曰韓魏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

西周謂曰

索隱曰戰國策作韓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

年取宛葉以北

以疆韓魏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

韓魏

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

危矣

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

合於秦而君無攻

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

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

薛公必不破秦以疆韓魏其

攻秦也

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正義曰東而秦

出楚懷王以為和

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

孟嘗君傳

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

疆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

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二國無攻而不借兵

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

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

邑入索隱曰舍人官微記姓而畧其名三反而不致一

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

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滑王曰

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滑王滑王意疑孟嘗君孟嘗

君乃奔索隱曰滑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

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

疑字 意欲二字讀為疑或本無

三反

蜀

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
 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潛王許之其後秦
 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
 至厚也正義曰周最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
曰戰國策作祝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
 弗蓋祝為得之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
 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本厚
相秦之士將蘇代謂孟嘗君令齊收周最以自厚又禁天
其行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
 下之變索隱曰變謂齊秦合則親弗齊無秦則天下集
 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
 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

孟嘗君傳

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
 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二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
 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
 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
 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
 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
 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
 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潛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
 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
 共伐破齊齊潛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
 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

初嘗謂初田學之初事羅云
此兩初字又法可見

法又作之字亦作音

再表曰傳舍下客居

親薛公文卒謚為孟嘗君

皇覽曰孟嘗君冢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

也詩云君常與詩鄭文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索隱曰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正義曰括地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

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

音歡復作爰音許表反

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

索隱曰屩音脚字亦作屨

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

又作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

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

舍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

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絃

蒯音苦怪反茅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絃音侯亦作侯謂把劍之處○索隱曰蒯草名音蒯讀之蒯絃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彈其劍而謠曰長鋏歸來乎食蒯繩纏之故云蒯絃也

孟嘗君傳

孟嘗君傳

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

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遷之

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荅

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

君不悅居暮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

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

正義曰奉使人出符用反

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

索隱曰與猶還也息猶利

也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

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

伎亦作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

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

孟嘗君

再表曰長使劍名古使反

聖期用口要約等請富
者指期令還本款
薛本

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
不給願先生責之馮謹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
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
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
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
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
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
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
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
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
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隱曰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於薛也而民

孟嘗君傳

抵本下拘奉陽反
抵負
知東諸抵富之登
其委不少許于

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
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
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
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
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
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
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
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感於秦楚之毀
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
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
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

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雌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東入齊

孟嘗君傳

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

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
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
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
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
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
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
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
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
乎索隱曰趨音娶趣向也又音趨明旦側有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
朝者掉臂而不顧索隱曰過光卧反朝音潮言市之非
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曰期物謂入市心中

孟嘗君傳

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亡者無也其中市中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今君失位
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
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
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
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

靖郭之子 威王之孫 既彊其國

實高其門 好客喜士 見重平原

雞鳴狗盜 魏子馮煖 如何承睫

薛縣徒存

講云孟高其門之義于又富貴而高其門之義于

賢曰如何兼服桓譚新論... 孟嘗君曰先生故琴亦能使文嗟乎... 對曰竊為足下有... 秋為歲後... 孟嘗君... 歌其長上曰孟嘗君... 尊... 亦如吳于... 於其于... 孟嘗君... 唱然太息... 淚... 而... 孟嘗君... 引琴... 鼓... 孟嘗君... 遂... 歌... 而... 歌...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黃曰日沙田天謂其父田... 齊三王... 不加廣... 而家富累萬金... 不見一賢者... 徒厚積... 以遺子孫... 而不謀... 夫既得政... 故拓致... 舍... 客... 數千人... 宜... 之加廣矣... 然卒... 以此... 其君... 而不能... 子... 身... 積... 積... 侯... 侯... 以... 自... 伐... 且... 有... 文... 相... 西... 運... 秦... 魏... 牛... 連... 舍... 而... 幾... 至... 於... 滅... 齊... 卒... 之... 齊... 魏... 亦... 共... 滅... 文... 對... 也... 而... 子... 孫... 遂... 終... 堂... 惟... 不... 能... 廣... 有... 且... 前... 有... 矣... 豈... 惟... 不... 以... 遺... 子... 孫... 亦... 無... 子... 孫... 之... 可... 遺... 矣... 豈... 惟... 厚... 國... 而... 亡... 家... 且... 聚... 天下... 任... 俠... 者... 人... 六... 萬... 家... 於... 薛... 壞... 商... 之... 俗... 為... 暴... 桀... 矣... 譬... 之... 千金... 之... 家... 殊... 積... 十... 累... 而... 致... 一... 旦... 有... 點... 慧... 者... 出... 得... 定... 如... 之... 廉... 聞... 鷄... 走... 狗... 博... 博... 無... 賴... 之... 人... 以... 索... 其... 家... 乃... 子... 於... 人... 曰... 吾... 好... 客... 其... 其... 好... 客... 者... 耶... 其... 不... 肖... 者... 耶... 周... 公... 二... 版... 三... 吐... 哺... 一... 沐... 三... 握... 髮... 好... 客... 宜... 無... 以... 加... 矣... 不... 聞... 其... 如... 孟... 嘗... 君... 之... 好... 客... 然... 則... 孟... 嘗... 君... 能... 好... 客... 也... 用... 舉... 家... 不... 幸... 生... 不... 肖... 子... 再... 行...

黃曰日沙田天謂其父田... 齊三王... 不加廣... 而家富累萬金... 不見一賢者... 徒厚積... 以遺子孫... 而不謀... 夫既得政... 故拓致... 舍... 客... 數千人... 宜... 之加廣矣... 然卒... 以此... 其君... 而不能... 子... 身... 積... 積... 侯... 侯... 以... 自... 伐... 且... 有... 文... 相... 西... 運... 秦... 魏... 牛... 連... 舍... 而... 幾... 至... 於... 滅... 齊... 卒... 之... 齊... 魏... 亦... 共... 滅... 文... 對... 也... 而... 子... 孫... 遂... 終... 堂... 惟... 不... 能... 廣... 有... 且... 前... 有... 矣... 豈... 惟... 不... 以... 遺... 子... 孫... 亦... 無... 子... 孫... 之... 可... 遺... 矣... 豈... 惟... 厚... 國... 而... 亡... 家... 且... 聚... 天下... 任... 俠... 者... 人... 六... 萬... 家... 於... 薛... 壞... 商... 之... 俗... 為... 暴... 桀... 矣... 譬... 之... 千金... 之... 家... 殊... 積... 十... 累... 而... 致... 一... 旦... 有... 點... 慧... 者... 出... 得... 定... 如... 之... 廉... 聞... 鷄... 走... 狗... 博... 博... 無... 賴... 之... 人... 以... 索... 其... 家... 乃... 子... 於... 人... 曰... 吾... 好... 客... 其... 其... 好... 客... 者... 耶... 其... 不... 肖... 者... 耶... 周... 公... 二... 版... 三... 吐... 哺... 一... 沐... 三... 握... 髮... 好... 客... 宜... 無... 以... 加... 矣... 不... 聞... 其... 如... 孟... 嘗... 君... 之... 好... 客... 然... 則... 孟... 嘗... 君... 能... 好... 客... 也... 用... 舉... 家... 不... 幸... 生... 不... 肖... 子... 再... 行...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正義勝趙之諸公子也徐黃曰魏公子
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
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徐廣

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蹇者樂

散行汲散亦作跚亦作跚音同平原君美

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蹇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

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

也臣不幸有罷癘之病徐黃曰癘音隆癘病也索隱

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

平原君笑應曰諾蹇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

樂自寒反... 散行而不... 進良之... 黃氏曰抄... 樂散雙... 良意即... 蹇跚

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蹙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蹙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蹙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侍一作得秦之圍邯鄲正義曰趙惠文王十九年秦昭王十五年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

十九人姓名未詳

少不足也

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索隱曰鄭玄曰穎環也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曰發一作廢鄭玄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

見音現

平義曰言十九人共目視之病笑不敢發也

胡曰以毛遂為不能而使之留又
平義曰穎未稔未之言特出於
衆標之末句會穎雖穎穎穎
九五文者注穎音歎雖芒之尖
鋒之脫突之鋒穎脫出又穎
末芒銳上突出故云脫穎也
曰穎脫曰穎

明日兩言謂利手事也

或作曰

集覽小豎子言其庸劣無智
若童豎然
才九史畧注奉取也

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
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
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
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
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
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
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
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
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
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
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

平原君傳

謂敵殺楚
王也

通史卷之先人胡白謂楚夷

楚之陵廟也
九史畧注奉取也
九陽左傳主權軍行則載
社主行以承謀戰之不敵專以
或曰社主權主權何與於軍
行乎曰權非主無以生軍權無以
生效以其同功而均利故言社則
并權而言之月味謂戰權主
以行軍也
輟音震壯乘之

飲也洽及增句則若以血塗口
曰飲也飲也

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
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正義曰惡
合從者為楚泚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
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
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
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
雞大夫已下用雞今此摠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
之血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奉音捧若而跪進之楚王曰
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
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
堂下索隱曰歃音所甲反公等錄錄音錄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
從之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

九史畧注
言合從以秦
承為楚報
仇承獨為
我相國

九鼎者天下之寶也
鑄鐘名呼至重之物言得毛
遂之力而趨之威報更重於
律呂

幻雲謂遷史避司馬談
諱之說自右有焉然張儀
傳天下游談主和卿傳談
天術李斯傳官者釋談想
極全意多此類然亦平東
君傳李同父蓋傳趙同
共改談為同何哉
幻雲謂此傳此之數語蓋
嘗君傳變文法也

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
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
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索隱曰九鼎大呂國之寶
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
九鼎大呂謂為天子所重也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
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
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
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
邯鄲傳舍吏子李同正義曰名談太
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
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
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臣
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糧不厭民

平原君傳

種下糠

并失或作弓文此是

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
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
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
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正義曰言士方危
苦之時易有恩德於是平原
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
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
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徐廣曰河內城臯有李城
正義曰懷州溫縣本李
城也李同父所封隨湯
帝從故溫城後縣於此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
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
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
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

通鑑三都街過趙平原君使與
公孫龍論白馬非馬之說謂曰
此亦非也謂狗非犬之說謂曰
狗非犬之非犬實兩名實
合則此狗非犬之名實雖
則狗非犬又豈非狗犬
也然狗非狗犬之犬指身白馬
非馬之說同

孟嘗君傳

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
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
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
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徐廣曰一本是
國許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
曰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
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
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
五年卒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子孫代後竟與趙俱
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
過趙索隱曰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
孫龍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
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

次至者可取
勝而三為至
理得正言辯
相多而取是

虞氏曰抄為神而食米於虞
史不載其姓以列里

言自東歸甲兵而趨軍之

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舒意通指明其
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
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頌文以相假飾
辭以相博巧譬以相後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善
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
○索隱曰舒音聖舒者舒也繳音糾謂繳繞紛亂爭言
而竟後息不
能無害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簞徐廣曰躡草履也簞長

之簞○索隱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

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蕭周曰食邑於虞○索隱

今之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

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徐廣曰復寡人使東甲

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古后反

亦講講亦和也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

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
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
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
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
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
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
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
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
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
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
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既解邯鄲

平原君虞卿傳

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徐廣一作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
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
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
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
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
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
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
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
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
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
也令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

正義曰蘇言為趙王解自秦親
韓魏之攻
齊杜預云齊國
切實謂齊國字難解若為國
名別語不連屬也

令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曰為足下解其開關通
弊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
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
虞卿對曰郝言不媯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
媯乎今媯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
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媯此自盡之
術也不如無媯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
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且六城收天下以攻罷
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
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
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

平原君傳

此說有負
物親在身
聲言被秦攻
伐如此之言
困苦也

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
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
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
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
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
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
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
地何如母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
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曰按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
甫文伯母乎正義曰季康子從祖母文公甫文伯仕於
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

盧曰相室助行禮者
盧曰便母知子則為賢母若人死
有婦人為自般而事不哭多所
知雖同則人謂之姑事

其相室曰正義曰謂傳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
孔子賢人也遂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
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
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
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
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
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
飾說也王脊勿予徐廣曰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
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
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疆而乘弱矣
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

平原君虞卿傳

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
因秦之疆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
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
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
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
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
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
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
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
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
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

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曰前取秦攻今得賂

是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

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

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

平原君索隱曰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

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反月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

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

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

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

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

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

平原君虞卿傳

政字下或有教字者非也
東氏曰易說而遂也河東謂之
道也平原君以廣客稱引之乃
新笑變者及人頭雖只人情
至難然已甚矣邯鄲之名得毛
遂以合楚之從得平原君死
士復楚魏之救邯鄲之復金
回平原君力也故向使不受上
黨之據而則趙必無長平之
敗亦必無邯鄲之困平原之
功於是不足贖國之罪矣
本末謂使趙而長平兵四
十餘萬邯鄲幾亡非欲而
謀周乃稱長平之陷易將
之各何從乎君所何感之

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

死不得意乃著書索隱曰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秦求

行士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上採春秋下觀

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

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曰藝文五篇篇揣摩政謀亦如學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

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

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亭哉

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

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

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東氏曰易說而遂也河東謂之
道也平原君以廣客稱引之乃
新笑變者及人頭雖只人情
至難然已甚矣邯鄲之名得毛
遂以合楚之從得平原君死
士復楚魏之救邯鄲之復金
回平原君力也故向使不受上
黨之據而則趙必無長平之
敗亦必無邯鄲之困平原之
功於是不足贖國之罪矣
本末謂使趙而長平兵四
十餘萬邯鄲幾亡非欲而
謀周乃稱長平之陷易將
之各何從乎君所何感之

索隱述贊曰

翩翩公子

天下奇器

笑姬從戮

義士增氣

兵解李同

盟定毛遂

虞卿躡蹻

受賞料事

乃困魏齊

著書見意

源流至論前集二古史部記虞卿而不知履歷之先後補則方之而不件注子由曰辭說之士皆左右固利橋虞卿始終事趙專持說說其趙秦魏之志相印去下而不顧此義狹一疏說客也木末去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為魏卿與相夫大梁則前此矣竟者魏奇臣也白梁還復相趙大夫失不言之耳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黃氏曰抄秦攻長平厚卿勸趙附魏魏以和秦而後秦可和趙不聽故秦卒不和而趙大敗其後趙恃富強事秦虞卿使於齊以謀秦而秦反和趙及魏與趙約從則魏至勸成之卿無言不知無謀不忠大字棉於結和鄰國皆重而使秦反輕此至當不易之說也早一時東西捍圍之士莫矣并趙相而于故交魏者俱困大梁以着厚氏春秋其必有夫烈之見而豈其愚也哉

幻雲謂戰國四君子傳初張彘起白孟嘗君曰平原君曰春中君至信陵君則曰魏公子無忌願似敗于然黃意漢敗孟嘗平原春中而不敗信陵也由是觀之信陵優於三君可知矣豈敗之哉唯愛文法插入於三君中間俾人知吳君後前之傳而已故不曰信陵君曰魏公子無忌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本傳魏公子無忌列傳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

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索隱曰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鄉邑

名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

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

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

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

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

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木楮楮

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晷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

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正義曰為復博如

方三

廣雅唯零者苞之

附曰大梁魏都夷門孟大梁
城北門蓋古衙翻

要載列傳秦白公子無忌
不行使來多奉璧一雙謝秦王
大起朱亥看虎國中支腰
目視虎背裂血濺虎終不取

張釋之為王生結轡者出於信
陵君為侯生執轡也王生世為
步驟于侯生矣
正義曰劉惠云稱人奉白頭
兼其美矣而取之

報不調坐作象

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
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
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
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
有隱士曰侯嬴索隱曰音盈又曹植音羸瘦之羸年七十家貧為大梁
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
繫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
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
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
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
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裨倪

信陵君列傳

通鑑卷之
車中上无
馬貴
車下
刀垂反
羸都云

索隱曰裨音浦計反倪音五計反鄒誕生裨故又立與
音疋未反倪音五弟反○正義曰不正視也故又立與
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
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
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
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索隱曰徧音遍贊告也賓客
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
羸之為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為羸乃夷門抱關者也而一作羞
公子親枉車騎自迎羸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
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故又立公子車騎
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為小人而
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

通鑑卷之
車中上无
馬貴
車下

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
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
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
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
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索隱曰魏將姓名將十萬衆救
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請侯敢
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
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
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
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
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

信陵君列傳

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
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
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
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
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
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
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
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
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
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
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

問侯生乃弄人間語索隱曰問音開謂靜語也曰羸聞晉郤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羸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索隱曰舊解資之三資者畜也謂欲為父報仇之資畜於心已得三年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軼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郤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

信陵君列傳

資之隱曰謂以室財承人報讎也

言如姬雖有此兵不能託公子故云未有路耳

胡曰推直追翻捷同音領之終秦鐵推以跌為之推極擊殺也

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嘆咄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索隱曰嘆音謂多詞句也○正義大笑音大呼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臣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

行本

切實謂注相處其義作明底
持白會明錄箭室或作錄
報魏然則處康共難之音之
訖乎
不敢自比於人講云若存人字
則言不備人之負之

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
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
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
君負矢曰胡鹿而短也索隱曰音蘭謂以盛
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
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
侯生果比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
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
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
乃與平原君計呂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
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

信陵君列傳

此下高

此是林友

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謂以其賜
稅供湯沐之具也

曲礼上

正義毛公九篇在名家者流
見于藝文志

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
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
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
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
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
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自言舉過以負於魏索隱
曰真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
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鄼為公子湯沐邑索隱曰
趙邑名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
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或作
按別錄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
云也

綱目通考
忍下有言

師說虛元
傳有博湯
之徒或云
博奕之徒

吾曰豪者奉之不論德行

胡曰裝行裝也

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
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妾從
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妾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
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
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索隱曰謂豪者舉不求士
也無思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
無思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
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
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
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
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

信陵君列傳

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
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

索隱曰史失其名

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

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
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
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
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
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
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
函谷關抑秦兵索隱曰抑音憶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
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

戰國之上將軍猶如春秋之元帥也

進兵法新點

胡曰豪者奉之不論德行

用開有五國開內開及開元
開生開詳見孫子用開篇

將

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
名以言其愆也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
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
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
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
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
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無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
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
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
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
虜魏王屠大梁索隱曰魏王名假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

信陵君列傳

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
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大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東門東門者城
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
巖穴隱者不取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
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

信陵下士

鄰國相傾

以公子故

不敢加兵

頗知朱亥

盡禮侯嬴

遂却晉鄙

終辭趙城

毛薛見重

萬古希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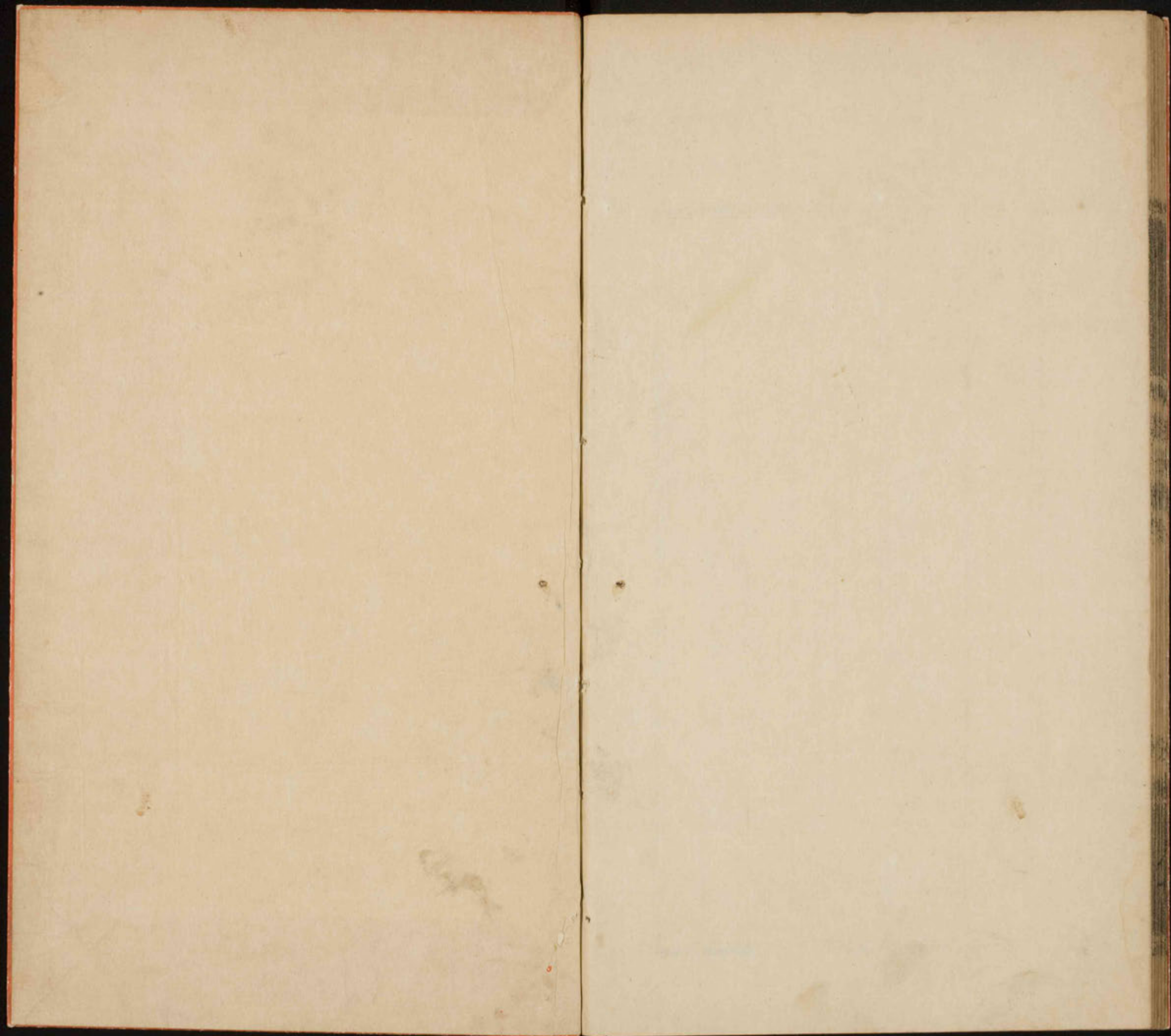
下交謂博徒賤家之
與日抄無不用僅贏米之互獨
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意其後在
趙用毛公之謀趙信於居沽博
激秦之困以救信於居沽博
徒無名獨能客而用之五國質從
威振天下雖非正道而能為國家
之重過平原垂青遠矣然侯生
朱亥之詐力之非毛公薛公正論
之字彙王受秦之問用無名不
終大威而魏亡悲哉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信陵君列傳



110X
557
34